

双头鹰文库

方珊 张冰 主编



B U E R J I A K E F U P I N G Z H U A N

布尔加科夫评传

[英] 莱斯莉·米尔恩 著



华夏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评传

[英]莱斯莉·米尔恩 著

杜文娟 李越峰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尔加科夫评传/(英)米尔恩(Milne, L.)著;杜文娟,李越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双头鹰文库)

ISBN 7-5080-2332-3

I. 布… II. ①米…②杜…③李… III. 布尔加科夫(1891~1940)—评传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971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先锋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1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连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另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特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启蒙运动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而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可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并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

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大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

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信仰崇拜等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

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中俄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介绍了为中国读者甚少了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21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序 言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生于1891年。就其出生、所受教育及气质而言，他属于1917年退出俄国历史舞台的那一阶层。1920年，在近29岁时，他决定放弃自1916年从基辅大学毕业后便从事的医学职业，并全身心地投身于写作。1921年，在他的文学生涯尚未开始之际，一篇评论便将布尔加科夫归为“昔日作家”之列。言外之意，布尔加科夫在十月革命后的万神殿里无立足之地，批评界已为他打上了一个永久的记号：布尔加科夫是一个“昔日作家”、一个“今日的敌人”。他于1940年死于肾硬化，他的父亲同样是在48岁时死于此病。安娜·阿赫玛托娃在一首纪念他的诗歌中，称赞他爱好交际、乐观向上、目标明确、才智过人，在生命之烛即将燃尽时充满“大无畏”气概。他是充斥着无产阶级思潮的时代里的一位文学贵族，他拒绝迎合这个时代。

在他文学生涯之初，他渴望被认可。过去他将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的决定至少推迟了至关重要的3年。现在他陷于赤贫的恶性循环之中，这迫使他靠写作挣钱糊口，他把这些作品视为“垃圾”，而他的梦想是创作一部不朽之作。“作品集在哪里？名望在哪里？逝去的岁月在哪里？”这是他1921年2月发出的呻吟。就在这一年，“昔日作家”这一尖刻讽刺在布尔加科夫身上仍久久不散。然而，1924年他开始积蓄文学声誉，尽管只是在狭小的圈子里。短篇小说集《恶魔纪》于1925年面世，这一年是布尔加科夫文学创作生涯的转折点。1925年春天，他应莫斯科艺术剧院之邀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上演。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该小

说的 2/3 已经在《俄罗斯》杂志上刊出。但是小说的第三章及最后章尚未来及发表该杂志就停刊了，一直到 1966 年小说才得以在苏联全文发表。由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图尔宾一家的生活》一剧给布尔加科夫带来了声誉和短暂的好运。在 1928 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在三家莫斯科主要剧院的海报上都能看到布尔加科夫的名字。此后一个时期，要求艺术家要歌功颂德，不能表露任何导致混乱的讽刺、模棱两可的话语或过多的才智。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工业化、集体化以及社会变革运动。自 1927 年直到他去世，布尔加科夫始终未能在苏联发表作品。1929 年后，他的三部剧作——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图尔宾一家的生活》、瓦克赫坦戈夫剧院的《卓伊卡公寓》、卡梅尔内剧院的《红色岛》——在一场反对布尔加科夫的漫长报刊漫骂大战之后被禁演，他只看到另外两部剧作重现于舞台。第一部是果戈里《死魂灵》的改编本，该剧于 1932 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并贯穿布尔加科夫的一生，在他去世后该剧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保留剧目之一。第二部剧作《莫里哀》于 1936 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但是由于遭到猛烈批评只上演了七场。布尔加科夫去世后，苏联正值战争时期，像所有处于战时状态的国家的剧院一样，莫斯科的剧院也都在寻找能够唤起爱国激情的剧作，于是布尔加科夫以俄国最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最后岁月为主题创作的《普希金》一剧，便于 1943 年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尽管批评界的反应冷淡，公众的热烈好评却使该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一直演到 1959 年。然而，在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中，《图尔宾一家的生活》的命运比较特别，该剧 1929 年从保留剧目中删除后，曾经令斯大林颇为高兴。1932 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又重新上演该剧，一直演到 1941 年。1940 年布尔加科夫去世时，他只是因这部剧作而知名。现今他作为一位 20 世纪重要作家而享誉世界，这声誉完全是他死后才获得的。

随着《图尔宾一家的生活》和《普希金》的出版，自 1955 年起，

布尔加科夫的文学世界也开始焕发生机。尽管这两部剧作曾上演过,但从未出版过。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剧本的上演以及作品的出版,苏联公众开始意识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留给后人的巨大文学遗产。由观众发现作者的这一过程又因《大师与玛格丽特》于1966-1967年在《莫斯科》杂志的两期上发表而突然加速,这一事件立刻被视为极为重要的文学大事。《莫斯科》上刊登的内容被书报检查人员做了删节,但是被删节的话语和段落很快便流传起来。1969年俄文全本在德国出版。1973年,根据档案资料确定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全本在莫斯科出版。剧作《溃逃》(写于1926-1928年,1957年首次上演,1962年首次出版)的卷首语中引用的茹科夫斯基的诗句现在可以作为布尔加科夫的墓志铭:

不朽—— 宁静、明媚的海岸；
我们的路 —— 就是奋力游向这海岸。
安息吧,追逐生命的人! ……

整个70年代及80年代持续不断出现的出版物及评论文章证明了新老读者对布尔加科夫长此以往的拥戴。八十年代后半期,“公开性”和改革时期的开始看到了另一个转折点,写于1931年的《亚当与夏娃》和写于1925年的短篇小说《狗心》在1987年的出版掀起了新的浪潮。当然这两部作品早已在西方发表,并且在苏联也已成为文学鉴赏家们所知,但是只要它们没有在苏联本土出版便不能公开讨论。1987年,当它们终于面对苏联读者公众时,其中理性的光芒以及庄重的幽默与新的社会氛围相得益彰,读者也从中获得极大的享受与欢乐。

紧接着,布尔加科夫写于1923-1925年的日记被发现。这些日记于1926年的一次住宅搜查中被没收,1929年归还作者,后来被作家本人烧毁,但在克格勃的档案中保留了一份打字稿。1989

年末与1990年初,这些日记在苏联的《星火》杂志及《戏剧》杂志上出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昔日那文学传奇时代失去了神秘色彩,一个文学个性化时代浮现出来,后者远远比前者更复杂更有趣。

同时,编辑们也竞相出版布尔加科夫作品集,发行量在一夜之间迅猛提高。由于苏联的出版社开始以市场为指导,因此一些六十多年来未重新出版的短篇小说出现在了杂志以及新的布尔加科夫作品集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布尔加科夫成了众人崇拜的对象,这种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20世纪20年代的“敌人”被苏联的读者看作是最具“当代精神的”作家之一。

1991年5月,纪念布尔加科夫百年诞辰的庆祝活动几乎成了知识分子们表达感激与骄傲之情的狂欢节:骄傲的是,沉寂的声音永远不会放弃他所代表的对话的一方,依然在各种各样的作品中留下自我的印记;感激的是,这些作品充满诚实之气、充满笑声。布尔加科夫在苏联文学中的地位现已举世公认。他的作品也已进入欧洲文学经典之列,他当时被排除在外是因为他的作品未能出版。尽管在苏联他被认为与当今世界是“同时代的”,事实上他是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作家,一位在作家团体饱受考验的时代背景下决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因此他的文学传记在整个欧洲同样意义重大。他是一位伟大的幽默作家,数十年后,他的声音终于被他的读者听到时,这声音所带来的是笑声与成功。

莱斯莉·米尔恩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传奇时代及奇异的冒险经历:性格形成时期	(1)
第二章 一个无个性的行业:新闻工作、小品文及《即兴札记》	(17)
第三章 帝国垮台时:《恶魔纪》与《狗心》	(40)
第四章 天堂之境:《白卫军》	(72)
第五章 初登舞台:《图尔宾一家的生活》与《卓伊卡公寓》	(104)
第六章 辉煌之作:《乡村医生手记》	(134)
第七章 生命的追逐:《溃逃》	(151)
第八章 华丽的帷幕:《红色岛》、《工程师的蹄子》、《莫里哀》及灾难 之年	(171)
第九章 错误的一切:1930—1939 年间未上演的剧本及未发表的 小说	(206)
第十章 夕阳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	(246)
结束语	(279)

第一章 传奇时代及奇异的冒险经历： 性格形成时期

1928至1940年间,布尔加科夫倾其文学生涯的一大半时间及其近四分之一的生命岁月致力于《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创作。他称该书为他的文学“定论”,是他“最后的夕阳小说”。该书出版于1966至1967年,此时作者已去世25年。该书是作家全部生活与创作的回顾与总结。因此,评论界有人研究认为,布尔加科夫的这部作品在创作方法上有特定目的,这种看法自然不可避免。然而,夕阳的余辉不应被视为照亮他文学创作生涯的惟一光辉。他的每一部作品首先都是在创作的光辉中构思出来的:这光辉就是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必需的完整的时代。惟有如此才能完整地考察布尔加科夫这位作家的创作历程。

他1891年(旧历为5月3日,新历为5月15日)出生于基辅一个俄罗斯族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具有担任教士、接受教育及行医的传统。布尔加科夫的祖父及外祖父均为俄国东正教堂牧师,他的父亲,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布尔加科夫是基辅神学院的讲师。他在该院讲授古代历史,同时还从事西欧宗教的研究。他的母亲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婚前曾做过教师工作,1907年丈夫去世后她又重操旧业;1912年之前她还曾在基辅做过财务工作。布尔加科夫的两个舅舅均为药剂师,他们的朋友伊凡·帕甫洛维奇·沃斯克列夫斯基后来成了布尔加科夫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很显然,就传统而言,这个家庭在政治上并不激进,但最近苏联的两项研究在探讨这个家庭的人政观点保守程度时产生了歧义。利季娅·雅诺夫斯卡娅在“公开性”之前,即1983年出版的一本书

中无疑夸大了布尔加科夫一家对革命情绪的同情程度。玛丽耶塔·丘达科娃在1987与1988年出版的资料翔实的布尔加科夫传记中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强调布尔加科夫成长过程所接受的守旧思想教育。据为丘达科娃提供资料者称,上中学时布尔加科夫虽身处充满各种政治激情的同时代人之中,但他并没有参加各种“讨论小组”,并且他还以“侵略主义的君主主义者”著称,尽管他远离“黑色百人小组”这样的右翼分子;然而,这位提供资料者本人当时也是一名中学生,一个确信无疑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似乎并不能使他有希望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里、次要的“侵略主义”的圈子里区分出最具吸引力的“君主制度”的细微差别。除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外,当时所有其他政治小组均为“君主主义者小组”,其中包括立宪民主党中的激进自由主义者,他们热衷于立宪制与议会君主制。值得注意的是,布尔加科夫的一位半自传性的主人公几乎同时也断定,他“肯定是君主主义者”并且“反对死刑”,这表明,他与其说是一个右翼君主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读罢新近出版的布尔加科夫的妹妹娜捷日达的回忆录,印象最深的是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及其妻子所给予他们的孩子们的那种“现代式”教育。他们的7个孩子分别是:米哈伊尔、维拉(1892)、娜捷日达(1893)、瓦尔瓦拉(1895)、尼古拉(1898)、伊凡(1900)及叶莲娜(1902),其中米哈伊尔年龄最大。考虑到夏天的度假对全家很重要,加之又不愿租住,因此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便于1900年在距基辅城30公里的布恰村买了一块地,并监督修建了一幢别墅,内有5个房间和两个阳台,1902年别墅建成,可以入住了。让邻居们颇为吃惊的是,孩子们光着脚四处乱跑,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还和孩子们一起清理地面、铺路、建花园和菜园。1906年夏天这种田园生活被迫中断,因为此时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已病入膏肓。他的神学院的同事们立即开始确认他的贡献,

在他去世后为其家人提供的帮助有：1906年12月至1907年3月间授予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神学博士的学衔、教授身份以及工作30年者享有的退休金，事实上他工作的时间只有24年。在院方正式接受了他“因病”退休的申请两天之后，他便去世了。作为神学院的一名讲师，他的工资并不高，而是靠一些额外工作来增加收入：1893年之前他一直在基辅女子学院任教，1893年至他去世前则一直担任基辅外国作品审查员之职；负责审查法语、英语及德语的阅读书籍。基辅神学院以非常“进步”而驰名，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在校内则似乎是持温和观点。但是，神学院与教区牧师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布尔加科夫家的孩子们则被教区牧师视为“自由思想者”。这一情况也许涉及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去世后的那段日子。

37岁的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成了一个带着7个孩子生活的寡妇。不久7个孩子与另外的3个孩子（1个侄女，2个侄儿）一起被送入基辅的学校就读，因为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享有杰出教育工作者的美誉。过了一段时间，当孩子们不再过多依赖她时，她便再嫁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伊凡·帕甫洛维奇·沃斯克列先斯基对宗教漠然视之并且采取了一种镇静的无神论方式，而他的继子们将此方式视为与绝对道德完善一致的方式。因此人们也许不太重视布尔加科夫的父亲，这位神学家对布尔加科夫理性思维的影响。娜捷日达1910年3月2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个家庭的一场有关“达尔文与宗教”的谈话，其中米哈伊尔与伊凡·帕甫洛维奇站在达尔文一边，米哈伊尔为了动摇她的信心而提出了一个有关基督神性的大胆问题：“那么，你认为基督就是上帝吗？”“不是，”她被迫回答道。这也是在此之前她自己也不敢承认的答案。

然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脑海里清晰地保留着他的父亲在绿色台灯的照耀下俯案读书的身影。他一生都在为自己树立道德楷模，父亲的这一形象是他从事的脑力劳动的第一个楷模。这

一楷模又因一个非常实在的符号而得以强化：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去世后，米哈伊尔凭其长子身分继承了父亲的研究。

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曾告诉孩子们：“我不能给你们提供嫁妆或资本。但是我能为你们提供你们将拥有的惟一资本，那就是教育。”她鼓励他们读书；并且对读什么不予限制。这种自由也扩展至他们的私生活中：家里的女孩子们长大后有了追求者，她们便告诉追求者可以直接往她们家写信，因为“妈妈从来不看我们的信”。当孩子们成长到一定年龄时，他们便靠教书来增加家庭收入及零用钱。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对网球这一新兴的，而且昂贵的运动跃跃欲试时，他们自己便有能力购买器械。另一个值得怀念的难忘岁月是1912年，当时米哈伊尔是基辅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这次他没能通过升入下一学年的资格考试。他一直忙于在当地列车上当列车员挣钱，还去萨拉托夫旅行，追求塔吉亚娜·尼古拉耶夫娜·拉帕（塔霞）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塔霞1913年成了他的妻子。娜捷日达曾画了一张画，描绘了1912年因米哈伊尔的考试而使家里充满极端紧张气氛：米哈伊尔本人却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依然努力工作并通过了秋季的考试。1916年毕业时还获得了“荣誉称号”，这一点他在1924年写的一个简短“自传”中略有提及。1912年塔霞并非惟一令布尔加科夫不专心攻读医学的因素。正是这一年他让妹妹娜捷日达看了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并且断言：“你等着瞧吧，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

据娜捷日达回忆，布尔加科夫家充满吵闹声、笑声及音乐声。每一位家庭成员均能演奏乐器或在合唱队唱歌。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拉小提琴，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弹钢琴。布尔加科夫本人也上钢琴课，不过是以自学为主，他一定也是一个颇具实力的钢琴演奏者，因为1914年他收到的一份命名日礼物便是李斯特“第五狂想曲”的活页乐谱；1935年的生日礼物中也有瓦格纳歌剧的活页乐谱。他的妹妹瓦尔瓦拉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尼古拉和伊

凡是校合唱队队员。这幢拥有7个房间的日子里响彻着练习乐器、演奏乐器的声音,其中不但有布尔加科夫兄妹们,还有他们的朋友亚历山大·戈杰申斯基,他此时正在基辅音乐学院学小提琴。他们的母亲很支持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但是一旦有孩子将一个长号带回家并要吹奏时,她那母性的、教师特有的忍耐力对此则不堪忍受,于是长号被送回学校。而在家居生活之外则是基辅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里拥有人们引以为傲的俄罗斯帝国最好的剧院之一,索洛夫佐夫剧院,以及一家歌剧院。布尔加科夫酷爱歌剧,他的妹妹维拉一直保存着他看过的歌剧票票根,据她回忆,仅古诺的《浮士德》就看了不下41场。

作为一个精力充沛、个性鲜明的女性,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是这个家庭的中心。米哈伊尔讲笑话、画漫画、演小品及剧来供大家娱乐。1915年所写的一首长篇滑稽诗描绘了一天的家庭生活,并且嘲讽了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的勤勉作风:

清晨。母亲在她的卧室里打盹儿。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

母亲起床后立刻

给每个人分派任务:

你出去挖一个坑,

你去将坑重新填平。

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同他们一起分享这笑话所带来的快乐,而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成了家中引人注目的话。

1914年夏天爆发的战争为快乐的家庭生活投下了阴云。街上开始出现伤员,一队队士兵走向车站,从那里开赴前线;德国人逼近基辅,出于安全考虑,塔霞被送回萨拉托夫她父母那里,但不久又回来了。家里的夜生活仍与以往一样,打纸牌、聚会,但笼罩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气氛。1916年布尔加科夫中学毕业后便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红十字志愿兵,在西南前线的部队医院工作,在这